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簒
男　昌祓檢閱
甥韓起龍校梓

賂獄　凡九則

蓋呂刑論五過之疵以惟貨與官反內來並論而曰其罪惟均而臧僖伯之諫魯君亦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夫一貨爾失德由是惟罪由是敗國由是非甚不智其誰

肯棄德從罪于以蔑三尺而敗國家之事也哉夫郜鼎入而宋亂成梗陽饋而屬厭規邪女納而叔魚屍衞穀受而霸聲損徃牒所載炯戒昭如刑曰惟府辜功天又報之以庶尤乎或乃曰賂以行權聖人不廢閎散之脫羑若可睹巳是不然夫閎散者固爲其君賂也非西伯之自爲賂也然而天下之惡皆歸下流矣是故一賂也聖人用之以達權貪[illegible]狥之以貨獄其蹟若同其心則義利判矣[illegible][illegible]案賂獄

納玉釋衛侯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納女以求直

士景伯如楚叔魚爲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叔魚抑邢侯邢侯殺叔魚

與雝子于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雝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賄鬻國之中與絶親以賣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而屍雝子與叔魚於市

梗陽賂女樂

晉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

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旣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十萬可通神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宛獄久不決及延判度支斯

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貳萬貫乞不問其獄延怒悉收吏禁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拾萬延嘆曰錢至拾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乾夫厚納賄

宋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者轉貨江湖值龐勛之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爫矣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婁乃嫁乾夫

及徐州平可久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訴逐之妻亦詣吏自言所以乾夫厚納賄於吏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禍至府可久陳冤訊得其情即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賍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值雨潦獄决而霽

賄尉捕千三

宋理宗時贛州雩都縣黎子倫家被寇刼殺子倫素與其族黎千二三兄弟交惡疑之遂訟之邑差縣尉成某者體究追解子倫賄尉捕千三兄弟及鄰

里親戚十五人解官殺死十二人焚千三居極其猪掠誣伏無贓與証了倫買囑劉十四爲証私投兵器搜檢解官千三兄弟誣服焉未幾巡司獲到正寇丁官念二十六名子倫復賄以黎爲首丁爲從結款無異申提刑司時吳恕齋華爲憲疑之蓋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卽無丁官念二同行之詞巡司取到丁官念二初款亦無黎千三名字各各審問黎稱冤而丁官伏罪遂另移審覆得眞情州縣吏並配廣南宰尉並降罷子倫擬杖脊編管惯

其遭刼免行出穀叁拾伍石與黎千三造屋

大理皆讞獄

宋虞奕擢監察御史湯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皆讞獄後奕受詔鞫之始伏辜

倉食釋犯贓

國朝正統時楊文貞在閣其婿來京久之嘗歸念無囊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貫緣是婿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

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使持盒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從飯該道官遂親下獄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

郡司皆得賂

曾穆正統中爲福建僉事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遣二健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幷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决公故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

卷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檢閱
甥韓起龍校梓

異獄凡一十則

夫事有出常理外者耳聞者疑之目睹者異焉語或疑于譸幻事或涉于徵奇行或駭于乖常跡或嫌于創見蓋法律之所不載傳記之所罕聞是謂非常之刑君子亦不得以常律律之解

在乎王導之議再生也黃霸之戮三男也彭節齋之刺二形也徐羨之之於埋生子顧顗之之於剖死父桑仲之飾爲女也原雨之化爲男也夫子所不語怪力亂神再生爲怪三男以下爲亂子之所不語也子之所不語也是足以爲異矣爰彙異獄

黃霸戮三男

漢時燕代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妻生一子者及欲分居各爭其子遂訟於臺省求斷之時黃霸爲丞

相斷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

再生歸元聘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

理斷之宜還前夫詔從其議

死後刳腹罪

劉宋顧覬之大明中轉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胡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賜妻張從賜臨終之言死後親刳腹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藏刑子不孝父母棄市竝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以法移路屍猶爲不道況在

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請
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從覬之議

生埋病子罪

劉宋徐羨之爲丹陽令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溫璋斃捕鴉

唐溫璋爲京兆尹日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鴉璋曰是必人探其雛而訴寃也命吏隨鴉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憩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事異于平常乃斃捕雛者報之按璋聞挽鈴而知禽鳥之寃智足稱矣然至于執捕者而殺之無乃知愛物而不知仁民乎如桓司空敎殺鴝鵒事斯得之矣桓司空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鴝鵒敎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于鴝鵒前盜物鴝鵒密白參軍未發其主典人復盜物鴝鵒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敎曰原殺鴝鵒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

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

尚書奏還魂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德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節齋刺二形

宋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

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尼與同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心動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之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者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婆曰當令仰卧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略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

道曰男與女畫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兩字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下攏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報官乃如其法驗之果然尼即處死

貢砂化爲雉

宋李大臨知汝州辰州貢丹砂道經葉縣其一篋化爲雙雉鬭山谷耕者獲之人疑爲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

羣烏鳴伐樹

汪明知湖口縣一日見羣烏哀鳴於庭疑之命人隨烏往數里外飛遶茂林升木視之見數十巢烏卵未成雛訊之則明日伐是樹也亟召其民而止之

伍氏瘞蠶獄

弘治中湖州有大族伍氏以蠶致富一歲蠶多而桑薄飼之不能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使僕三人駕船遠市桑不得而返途中忽一大鯉躍

人舟中重可數斤三人大喜計載歸而饋其主行至皁林有巡司焉邏者見其舟小而兩櫓邁往甚迅意其有奸也而捕之發倉而見人股焉三人不知所謂自相駭愕執以詣省上之臬司三人訴辨得魚之故與變異之端甚悉臬司不之信也拷掠備至謂是何姦狀而殺人乎三人不勝鍛鍊遂自誣服詰其瘞屍所在三人曰埋於家之隙地可驗也臬司即令吏卒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蓋即瘞蠶之所也蠶悉不見惟一人屍焉身首俱完而

少一服其家莫能自明乃併其主抵罪久之事方得白而家已蕩然矣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四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檢閱
甥韓起龍校梓

恩感凡一十八則

蓋聞之鑑至明而妍媸見然人不厭其媸而珍其能正吾之冠履衡至平而輕重見然人不厭其輕而樂其能就吾之裒益何者以其無私故也典獄之于刑宥也猶鑑之于妍媸也衡之于

輕重也宥惟其失刑惟其故不以已裁不以物狥是故一意論而出者稱厚焉入者稱平焉若伯氏沒齒于奪邑中軍埀涕于梓潼刖人脫子羔之難毋丘報吳相之恩縱而悉來期而不失蓋不惟無刑我者之怨而深惟刑我者之德夫非以其無私邪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諸所稱術雖淺深大小不同其于惠以感人則一也爰彙恩感

刖人逃季羔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

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屬兒報吳君

東漢吳祐爲膠東相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貽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刑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存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

其桎梏使同寢獄中妻遂孕至冬盡行刑長泣於母曰負母應死何以報吳君乎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解徒剋期至

東漢鍾離意辟大司徒王霸府掾詔部送徒詣河内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輒移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

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

盜父感義誅

鍾離意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焉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殺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

殯母還入獄

鍾離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

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儂得殯
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
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

出囚閱歲還

晉曹攄爲臨淄令歲夕行獄有死囚攄愍之謂曰
卿等不幸至此非所奈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蹔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蹔歸死無所恨攄
悉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史固爭咸謂不可攄曰
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

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劉榮如期返

晉范廣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榮暫還榮亦如期而返縣治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

張兊不忍累

晉喬智明爲隆慮令部人張兊爲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兊將妻入

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兒逃者兒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和言得囚服

梁傅岐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家訴郡郡錄其讐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至節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之曰古有此今不可行岐曰某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

流人如期至

隋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身嬰縲絏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桎梏停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文帝聞而驚異召伽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宴而赦之擢伽爲雍令

縱囚悉來歸

唐太宗貞觀六年上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唐臨約囚還

唐唐臨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令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而還

格獸還自牘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部有人為盜吏捕之繫獄會

縣有猛獸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郎破械出之翼日格猛獸而還

及期還亡糧

唐韋丹徙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解丹曰吏豈自費邪藉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謂之曰若恃權干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縱囚感羣盜

唐呂元膺出爲蘄州刺史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旦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至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

緩期輸負錢

宋馬亮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伯人亮縱去緩與

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

撤表不誣令

國朝吳廷舉字獻臣舉進士知順德縣鄉大夫二子犯盜俱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摽其戸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廷舉爲撤之御史汪宗器惡廷舉捕盜令自首賂知縣乃毀門表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

緩征貸輸賦

劉季篪諱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閒爲陝西叅政民有逋賦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公至慨然曰民困不能輸爲之父母忍督責之邪乃下令緩其征民皆感激假貸以輸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五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簒

男　昌祾檢閱

甥韓起龍校梓

寃感凡一十二則

粤昔周公動風雷之變孝婦致大旱之灾蓋天人一氣休戚相通人受其枉天豈肯恝然而不爲之表暴也哉且也精誠之感激而爲異寃鬱之結釀而爲灾是故杜伯彰厲于射鎬萇弘見

異于疑碧秦獄含冷于怪哉淳于垂根于青赤蓋勢猶可回則先事而威以奠典獄之悟勢不可反則後事而譴以重失刑之愆天人之際微矣君子覽先天之威則思恤民以當天心不可使彰威而後悟睹後天之譴則思愼獄以彌天變不可使示譴而後悔待其示譴而後悔則斷者不可復續而祈天意之回已無及矣甫刑曰爾罔或戒不勤勤則無事乎先事之威而亦不至有後事之譴此典獄者之所宜鑒也爰彙究

感

于公雪孝婦

漢于公廷尉定國父也爲縣獄吏郡決曹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弗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

府上固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

孟嘗理孝婦

東漢孟嘗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
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
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
一言而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寃魂庶幽枉獲
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孝婦墓天應
澍雨稼穡以登

呼延表嫠婦

劉曜時有峽婦人年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
欲嫁之此婦毀而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

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群烏悲鳴屍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屍十日不腐亦不爲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漢爲大守既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義問出邑尉

唐義問爲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而出之方旱而雨

真卿感天雨

唐玄宗時顏真卿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亢旱真卿辨獄而雨人呼爲御史雨

寃死致大霧

五代時唐明宗天成間馬殷封楚國王常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强鄰國皆疾之高季興輩多以流言間郁于殷殷不聽後譖于殷子希聲希聲言于殷稱郁奢僭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

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衞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于府舍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幷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玆異馬步院豈有寃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寃酷吾何可久處此乎殷亦尋卒

寃獄動風雷

宋劉子薦爲撫州司録有愬王應亨毆死荷擔黄九者獄成矣子薦閱爰書疑而駮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戸裂吏楔殺人者貫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白得寃死者八人

有開白蠱獄

宋曾有開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一家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雨

張洽辨誤殺

宋通判池州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時張洽爲司理叅軍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袞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寃而得雨載在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爲閱疑狀于獄德修遂從徒罪

文原辨賂誣

元鄧文原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童汪姓者病

死蘭姪名回者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訟官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乃雨

試食白婦冤

國朝許襄毅公進官山東時兗州單縣作田者其婦餉之食畢而死翁姑曰婦意也往陳于官不勝苦楚婦誣服自是天久不雨公曰獄其有寃乎乃親歷遍審獄因至餉婦之獄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彼酖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婦曰魚湯

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立死婦寃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城隍伸嫠屈

永嘉周守容以公正爲縣申明亭長同里朱氏有嫠婦無子抱養異姓幼孫曰守明其叔朱乞及子守成利其產謀逐之訟於縣縣尹林頗惑於糧里之言守容爲嫠力爭不能得乃令嫠具疏焚告於城隍背負疏文日夜叩愬如是者五日嫠恍惚間

見神降于庭臨訊其事取背負疏文讀之點頭曰好者老三日後聽分剖及期天陰晦雷磕午後諸惡少方會飲於大州橋橋上轟然大震乞父子斃於座褫其衣巾掛牖間觀者嗟駭於是林尹懼發乃得理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六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仁報　凡二十六則

夫天之道疏而不漏故孔子之稱舜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之德孰有大于好生者乎世有好生之人則天必有降祥之報徃牒所載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孫

上之無心于福而福自集次之責報于天而天自應固以彰佑助之常亦以普施生之德好生之與生生一氣之感通固若斯爾或乃曰君子亦仁而已矣焉用福夫居易俟命者君子之貞也然世不能生而君子使不有福以勸之為善者沮矣故福者天之所以勸善也然世又有善而不必獲福者呂刑不云乎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夫名亦必得之一是福也是足以為報矣爰

彙仁報

比干受符策

漢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爲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君先世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又鞫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

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筭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自汝陰徙平陵八男去一男留常祭嫗於東行及遣令東首其後子壽蜀郡太守壽生顯京輔都尉顯生䣛光祿大夫䣛生寵濟南都尉寵生敞汝南太守累世榮盛皆符老嫗之言

丙吉世封侯

漢丙吉字少卿魯人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

尉監徵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巫蠱事繫獄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保養之置閒燥處以私財物給衣食病幾不全者數矣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令使者盡殺獄中人吉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況皇曾孫乎使者還報帝寤曰天也因赦天下昭帝崩昌邑王廢吉奏記霍光決策立宣帝初即位賜爵關內侯爲人深厚不伐絕口不言後因掖庭宮婢自陳始知吉有舊恩宣帝大賢

之詔封吉博陽侯邑千三百戸代魏相爲丞相薨謚定侯子顯嗣後黜爵關內侯顯卒孫昌嗣成帝時復爵昌博陽侯奉吉後

于公大門閭

漢于公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盛吉來白鵲

漢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寃滯毎至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仕州郡

陳臨符所祝

漢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民有遺腹子爲其父報怨捕繫獄臨乃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

德參古賢大報施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虞經比于公

東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寛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及生孫詡因以升卿字之

郭躬世貴顯

東漢郭躬字仲孫潁川人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後爲郡吏辟公府召入議獄遷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所矜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奏讞法科多所全活其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

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

黄香子孫侯

東漢黄香字文疆江夏人爲尚書令永元十二年東平淸河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毋毋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毋從憂濟遷魏郡太守卒子瓊爲太尉封邟鄉侯曾孫琬亦爲太尉封陽泉鄉

趙憙爵數世

東漢趙憙字伯陽南陽人爲平原太守平原多盜

城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官至太傅錄尚書事封節鄉侯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年八十四卒謚曰正侯子代官至越騎校尉孫直官至步兵校尉嗣侯爵數世不絕

文瓘囚齋禱

唐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爲黃門侍郎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伯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

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因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年七十三卒贈幽州都督謚曰懿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豫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爲萬石張家

唐臨有孫貴

唐唐臨字本德長安人遷侍御史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

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後官吏部尚書孫紹爲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嚴譔三世壽

唐嚴譔字善思朝邑人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搆大獄以譔爲詳審使平活八伯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伯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

拜右散騎常侍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有功過于張

唐徐有功名弘敏以字顯舉明經累補蒲州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意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楚掠凝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案一切以反論

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于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無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者不可勝計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麓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當漢文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革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

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又稱其仁恕過漢于張云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巳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倫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五世孫商擢進士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位太保封齊國公

三囊感寤著

唐楊旬大曆中任夔州推司有子年三十三習科

舉業一日臬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克不可旬當
夜夢神告曰汝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
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屋中助子筆
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
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神謂椿曰今年省題
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試之日果如其
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唱名奪天下都魁
夔州使君聞旬子中天下魁請旬賜坐令旬解推
司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

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句曰毋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而正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而正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句之男今日奪天下魁皆因句平日奉公行善感動穹蒼之所致也豈敢舍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邪

王祐植三槐

王祐字景叔大名人事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童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有伯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

享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太祖怒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君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子懿知袁州旦位太保加太尉薨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旭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孫質天章閣待制素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潔獄得賢嗣

宋張慶汴人淳化元年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叔昆弟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若

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毋有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輙爲之解釋嘗爲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善良以重已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慕祐五年汴京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起坐不語踰時遍體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至一所汚穢所聚不覺身在其間乃起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

在此何爲而來汝今尚未有嗣急去急去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抛出穢汚乃復得甦自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稱慶爲趙佛子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本末因復其姓焉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享三日有一道者丐於門慶延入不復詢其姓名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

爾之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而去後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享既長記名於門下省授三班借職生六子皆讀書至顯官號爲世族

仁霸生人天

宋程仁霸眉山人以行義選攝眉山錄事叅軍時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審囚囚坐

廡下潸泣衣盡濕仁霸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合自言吾爲汝直之逍果稱冤移獄公旣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仁霸坐誅因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仁霸晝見盜拜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蹔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蹔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仁霸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壽九十其子貴顯亦以壽終曾孫皆仕

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

文覘累添紀

宋張文覘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擊殺之盜不得志反以被刼告於縣縣令吳邈欲要功盡取圭達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

人病死旣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逾旬不行恚忿毆血死文規後遷臨川丞忽感疾沉困勺飲不入口者彌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而已一日忽微作聲索水飲漸甦神氣旣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遂與俱往至一大官府追者引進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

垂簾聞簾內所問乃吳遞事也文覬一一以實對王者曰吾亦詳知矣然必須備至結正貫案備遂見吳遞荷校于簾前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吏抱王者所判文書出紙尾示文覬有添一紀二字文覬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年七十八矣夢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司以公在英州嘗權法司斷婦人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持法子大貴

宋孫立節崇寧間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并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得不死其後立節還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初立節未拜官時

嘗夢神人語之曰桂州事待公來明辨曲直立節甚訝之至是果符所夢

不殺獲進階

宋建炎中鄭庚爲吉州太和丞時虜寇會無敵易當世各聚衆擾郡邑朱丞相爲江西安撫大使避李成兵自九江移治廬陵庚薦判將楊勍可收用使立功贖罪丞相聽之勍遂破賊奏凱感庚之恩縛男子二十輩衣以緋巾遣部詣庚所使作親獲以邀賞庚驗其皆平民也解放之時有他功可遷

秩既列上吏部而審會留阻經年未回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庚轉丞蕭山未知也西興寨卒攜文書數幅來言曰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吹此文書墜沙上聊取觀之見公姓名在焉敢以獻取而閱視乃吏部甲庫案行遣賞典也令此卒持以白縣縣以白府府為申述省部遂獲進一階人以為不殺二十男子之報也

陰德鬼種類

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

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于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猷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攜小冊自外至借觀

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必大試前夢入冥見一判官拷掠一捻胎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作帝王鬚官首肯鬼起摩必大頦為之種鬚及覺猶隱隱痛數日始定必大既罷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適邂逅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大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相者曰何宰相貌如此得非誑我耶必大氣愈和色愈溫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

必大答如初必大起相者亦起捋其鬚曰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大驚服厚賮之蓋前此種鬚事雖妻子至親亦不以告也

拜天祝鄭丞

宋紹興間鄭丞議爲蕭山縣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於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乃爲鹽亭戸殺傷四人統制謀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乃醵金囑案吏作鬬殺其亭戸八人皆當抵死案成知縣僉訖次及

承議曰黃榜許人格捕今作鬪殺是本縣先自拒榜矣狀不得書我名銜吏惶恐謝罪易作拒捕結斷亭戶八人止得杖罪其放歸之日拜天曰願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領薦登第云

公平子孫貴

范大錄朱時爲蘭谿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中年無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二子一爲郎官一爲提舉諸孫相繼登第餘以恩授官甚衆後大錄追贈正議大夫

主簿生賢子

宋嵇頴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生頴長爲翰林學士

參軍子登第

宋楊題舉爲越州錄事參軍有一人家被盜知覺持杖追擊賊人仆地乃獲執送保長保長械繫送官間盜死矣郡因坐保長制死之罪獄已具公閱

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疑是背後追擊者未必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即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保長得不死公二子隨登進士

減刑合天心

國朝屠康僖公勳平湖人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無辜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釋冤抑十餘人公復禀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

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
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
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
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生應塤次生應坤應埈果
符所夢公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太保嘉靖
間賜康僖諡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七終